

凡孟子書二百六十章，朱子采入要略者八十五章，其不入者曰：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章。寡人之於國也，章。寡人願安承教，章。晉國天下莫強焉，章。孟子見梁襄王，章。莊暴見孟子曰，章。文王之囿，章。交鄰國有道乎，章。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人皆謂我毀明堂，章。王之臣有託其妻子，章。所謂故國者，章。湯放桀，武王伐紂，章。爲巨室，章。齊人伐燕，章。齊人伐燕，取之，章。鄒與魯，章。小國也，章。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章。以上梁惠篇。曰：仁則榮，章。尊賢使能，章。伯夷非其君不事，章。天時不如地利，章。孟子將朝王，章。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章。孟子之平陸，章。孟子謂蚘卨曰，章。孟子爲卿於齊，章。孟子自齊葬於魯，章。沈同以其私問曰，章。燕人畔，章。孟子致爲臣而歸，章。孟子去齊宿於棗，章。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章。孟子去齊居休章。以上公孫丑篇。曰：滕定公薨，章。滕文公問爲國章，有爲神農之言者，章。國者夷之章。周霄問曰，章。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章。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章。孟子謂戴不勝曰，章。不見諸侯，何義，章。戴盈之曰，章。陳仲子，章。以上滕文公篇。曰：三代之得天下也，章。人有恆言，章。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章。鉅紂之失天下也，章。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伯夷辟紂，章。求也爲季氏宰，章。存乎人者，章。恭者不侮人，章。男女授受不親，章。君子之不教子，章。有不虞之譽，章。人之

易其言也，章。人之患章。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章。子之從於子敖來，章。不孝有三，章。舜生於諸馮，章。子產聽鄭國之政，章。君之視臣如手足，章。無罪而殺士，章。君仁莫不仁，章。非禮之禮，章。中也發不中章。言人之不善，章。言不實，章。養生者章。博學而詳說之章。以善服人者章。言不實，章。不祥，章。徐子曰，章。王者之迹熄，章。君子之澤，章。可以取章。逢蒙學射於羿，章。西子蒙不潔，章。天下之言性也，章。公行子章。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章。曾子居武城，章。備子曰，章。齊人有一妻一妾，章。以上離婁篇。曰：語云盛德之士章。堯以天下與舜，章。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百里奚自鬻於秦，章。周室班爵祿也，章。敢問友章。敢問交際何心也章。士之不託諸侯，章。敢問不見諸侯，章。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章。齊宣王問卿章。以上萬章篇。曰：性猶杞柳也章。生之謂姓，章。何以謂義內也，章。羽之教人射，章。任人有問屋廡子曰，章。小弁，小人詩也，章。孟子居鄒，章。先名實者章。五霸者章。魯欲使慎子爲將軍，章。今之事君者章。吾欲二十而取一章。丹之治水也，章。君子不亮，章。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古之君子如何則仕，章。敦亦多術矣，章。以上告子篇。曰：行之而不著焉，章。恥之於人大矣，章。古之賢王章。孟子謂宋句踐曰，章。待文王而後興者，章。附之以韓魏之家，章。以佚道使民，章。霸者之民，章。仁言不如仁

孟子要略序

舜之居深山之中章，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章，有事君人者章，伯夷辟紂章，易其田疇章，孔子登東山章，楊子取我章，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章，有爲者鑒若掘井章，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章，詩曰不素餐兮章，仲子不義章，孟子自范之齊章，食而弗愛章，齊宣王欲短喪章，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道則高矣美矣章，天下有道章，滕更之在門也章，知者無不知也章，不仁哉梁惠王也章，春秋無義戰章，盡信書章，有人曰我善爲陳章，梓匠輪輿章，舜之飯糗茹草也章，吾今而後知殺人正親重之章，古也爲闕也章，身不行道章，周於利者章，好名之人章，不信仁賢章，不仁而得國者章，民爲貴章，仁也者之人章，孔子之去魯曰章，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章，貉稽曰章，賢者以其昭昭章，山徑之蹊間章，禹之驛章，齊饒陳臻曰章，逃墨必歸於楊章，有布縵之征章，諸侯之實三章，盆成括仕於齊章，孟子之滕館於上官章，曾皙嗜羊棗章，由堯舜至於湯章，（以上盡心篇）都一百七十五章，孟子之嘗自漢唐以來不列於學官，陸氏經典釋文亦不之及，而司馬光晁說之之倫更相疑詆，至二程子始表章之，而朱子遂定爲四書，既薈萃諸家之說，爲孟子精義，又采其尤者爲集注七卷，又剖晰異同，爲或問十四卷，用力亦已勤矣，而茲又簡擇爲要略五卷，好之如此，其篤也，蓋深愷自得，則夫泳於心而味於口者，左右而逢其原，參伍錯綜，

而益具條理。雖以國藩之蒙陋，讀之亦但見其首尾完具，而不復怨衡決顛倒之爲病。則其聖然而當於人人之心可知已。國藩既承亡友劉君遺令爲之排定，因頗仿近思錄之例，疏明分卷之大指，俾讀者一覽而得焉。大賢之旨趣，誠知非末學所可幸中，獨未知於吾亡友之意，合邪否邪？死者不可復生，徒使予茫然四顧而傷心也。夫曾國藩又識。

朱子所編孟子要略自來志藝文其皆不著於錄。朱氏經義考亦稱未見。實應王白田氏爲朱子年譜謂此書久亡佚矣。吾亡友漢陽劉崇雲傳盛始於金仁山孟子集注考證內搜出復還此書之舊。王氏勤一生以治朱子之業。號爲精核無倫。而不知要略一書具載金氏書中。卽四庫館中諸臣於金氏集注考證爲提要數百言。亦未嘗道及此書。蓋耳目所及。百密而不免一疏。事之常也。觀金氏所記。則朱子當日編輯要略別爲注解與集注間有異同。金氏於人皆有所不忍。章云要略注尙是舊說。桃應問曰章云要略注文微不同。今散失既久不可復覩。崇雲僅能排比次第。屬國藩校刻以顯於世。抑猶未完之本。與然如許叔重五經異義余隱文尊孟辨之類。皆譚噉數百年矣。一旦於他書中刺取。掇零拾殘。遂復故物。則此書之出。安知不更有人焉。覓得原注以補今日之闕乎。天下甚大。來者無窮。必有能篤習朱子之書。罔繼以彌懷恨。者是吾茶雲地下之靈。禱祀以求之者也。道光二十九年四月湘鄉會國藩敘。

朱子語類五則

(第一百五卷)

先生因編孟子要略云：「孟子若讀得無統，也是費力。某從十七八歲讀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以後，方知不可恁地讀。元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脈絡相貫串，只

孟子要略序

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通快，亦因悟作文之法。如孟子當時固不是要作文，只言語說出來，首尾相應，脈絡相貫，自是合著如此。」又曰：「某當初讀自棄章，只恁地鶻突讀去。伊川易傳云：拒之以不信，絕之以不爲，當初也匹似閑看過。後因在舟中，偶思量此將孟子上下文看，乃始通串。方始說得是如此，亦溫故知新之意。」又曰：「看文字，不可恁地看過，便道了。須是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方是自得。這箇意思與尋常意思，而得意思不同。」（葉賀孫）

問：孟子首章是先割制箇天理人欲，令人曉得其託始之意，甚明。若先生所編要略，卻是要從源頭說來，所以不同。曰：某同時編此書，今看來亦不必。只孟子便直恁分曉示人，自是好。了。時舉曰：孟子前面多是分明說與時君。且如章首說：「上下交征利，其害便至於不奪不廢。」說仁義便云：「未有遺其親後其君。」次章說：「賢者便有此樂，不賢者便不能有此樂。」都是一反一正，言其效驗如此。亦欲人君少知恐懼之意耳。曰：「也不是要人君知恐懼，但其效自必至此。」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讀，須教他在吾肚中轉作千百回，便自然純熟。某當初看時，要逐句去看他，便似覺得意思促迫。到後來，放寬看，卻有條理。然此書不特是義理精明，又且是甚次第底文章。某因熟讀後，便見自此也，知作文之法。」（潘時舉）

敬之問：「看要略見先生所說孟子皆歸之仁義，如說性，反

孟子要略 序

以後諸處皆然。曰：「是他見得這道理通透，見得裏面本來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到得，將出都離這箇不得，不是要安排如此，這也是離這仁義不得，舍仁義不足以見道，如造化只是箇陰陽，拾陰陽不足以明造化。」問：「古人似各有所主，如曾子只守箇忠恕，子思只守箇誠，孟子只守箇仁義，其實皆一理也。」曰：「也不是他安排要如此，是他見得道理，做出都是這箇，說出也只是這箇。只各就地頭說，不是把定這箇將來做。如堯舜是少道理，到得後來衣鉢之傳，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緊要在上三句說會如此，方得箇中方得箇恰好。這也到這地頭，當說中便說箇中聖賢言語，初不是著意安排，只遇著這字，便說出這字也。」（葉賀孫）

因整要略謂：「孟子發明許多道理都盡，自此外更無別法思。惟這箇先從性看，看得這箇物事破了，然後看入裏面去，終不甚費力。要知雖有此數十條，是古人已說過，不得不與他理會。到得做工夫時，卻不用得許多難得，勇猛底人截直便做去。」（葉賀孫）

敬之問要旨：「不取杞柳一章。」曰：「此章自分曉，更無可玩索。不用人亦可，卻是一生之謂性」一段，難曉。說得來反恐鴿突，故不編入。」（葉賀孫）

朱子文集一則

（第四十六卷）

四

答黃直卿書云：前書所論大學兩條，似未必然。如此，則是明德新民，其初且荷箇做一截，到止於至善處，又子細做一截也。知至之至，向來卻是誤作切至之至，只合依舊爲極至之至。然此字，雖與至善之至，皆訓極字，而用處不同。至善是自然極至之至，知至是功夫極至之至，難作一例說也。可試思之，此義非獨熹不謂然，以示季通諸人亦皆疑直卿不知何故作此見也。病中看得孟子要略數章，分明覺得從前多是衍說，已略修正寫去。此書似有益於學者，但不合顛倒卻聖賢成書，此爲未安耳。大學諸生看者，多無入處，不如看語孟者漸見次第，不知病在甚處，似是規模太廣，令人心量包羅不得也。

眞西山文集一則

（第二十九卷）

孟子要略後序云：太守陳侯既刊文公朱先生論語詳說於郡齋，又得孟子要略以示學者，曰：「先生之於孟子，發明之也至矣，其全在集注，而其要在此編。蓋性者，義理之本源，學者必明乎此，而後知天下萬善皆由此出，非有假乎外也。故此編之首曰性善焉，性果何物哉？曰：五常而已耳。仁義者，五常之綱領也。故論性之次曰仁義焉。心者，性之主，不可以無操存持養之功。故論心爲仁義之次。事親從兄，天性之自然，而本心發見之尤切者也。故率

弟爲論心之次。仁義者，人心之所同，而所以賊之者利也。學者必審乎義利之分，然後不失其本心之正。故義利爲孝弟之次，義利明矣，推之於出處，則修吾天爵而不誘至人爵，推之於故事，則純乎王道而不雜乎霸功，故義利之次，二者繼之。聖賢之學，循天理之正，所以盡其性也；異端之學，徇人欲之私，所以拂其性也。故以是終焉。先後次第之別，其指豈不甚明也哉？學者於集注求其全體，而又於此玩其要旨焉，則七篇之義無復餘蘊矣。雖然，學者之於道，豈有知而已耶？嘗聞先生與其門人論韓此書之意，而誨之曰：「觀書不可僅過目而止，必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乃爲自得。」嗚呼！是又先生教人之要指也。予之刻此書也，豈苟然哉！侯以序引見屬退，惟末學未能窺先生之門牆，故於侯之命雖不敢辭，而亦不敢以序自任也。故論次侯本語，系諸編末，爲朋友共講云。

朱竹垞經義考一則

（第二百三十四卷）

孟子要略（未見）真德秀序曰：（云云見上）按是序亦載劉煥雲莊集

王白田朱子年譜一則

（第四卷，考異第四卷）

孟子要略 序

光宗紹熙三年，壬子六十三歲，孟子要略成。（語錄云云見上）考異云：李本無洪本附注，除知鄞江府之下，今立一條要略，又名指要，一名要指，蓋一書也。其書今不傳，故附載語錄以見其概。

校用學生圖畫範本

王守仁繪

全書八冊每冊定價一·五分

前四冊注重簡單靜物之描寫及初步習畫方法之指導後四冊則提示風景人物各部

適用毛筆畫臨本

徐維國繪

毛筆畫的隨意和舒

適用鉛筆畫範本

江蘇
陸孟
合繪

視，手足體類植木的體，畫法，多樣統一
法，靜物寫生切取法，風景裁取法等

□
適用學生臘筆畫範本

丁振繪

盡者一種階梯。本書取材，完全

適用鋼筆畫範本

朱鐵庵繪

本書各種辦法，指示詳細，觀筆明暗各部都有很好的例子，學者依照次序，逐點摩臨，無不進步。

學校小水彩畫初步

李玉廷繪

全書二冊

定價二角五分

現代鉛筆書

胡瘦竹編

全書三冊

每册定價五角

□學核現代圖案畫
適用

丁振繪

定價全
一冊一
六角
花
卉
幾
可
模
倣
連
續
模
倣
黑
影
織
物
人
物
美
術
字
體
無
不
完
備

這
本
書
專
為
指
導
學
者
速
成
之
用
列
舉
體
及
複
體
圖
案

適用學生混合畫寶

朱鐵菴 徐維

定價 八四

第一冊 鋼筆書畫
第二冊 鉛筆書畫
第三冊 毛筆書畫
第四冊 水彩書畫

△適用學生新畫寶

每本九分

定價書六四

爲父兄者，就子弟之天性，正當愛好兒童之寶物。

必得美滿之結果

李善。見杜

全書四冊每

本書依教育部課程標準編繪，加以活動方

□兒童摺紙圖說

直順序，完

一定價格，二沽。

選取與兒童生活有關的教材。指導其工作，

□兒童剪紙圖說

李玉：金瓶梅
繡鍊兒童新

的定價。書一

教育原理的工作，它能養成兒童敏捷，和法八十餘種，足以使兒童受良好印象。

孟子要略卷一

國藩謹刺：按卷言人性本善，欲入存心養性，以復其初。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謂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年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集注云：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國藩謹按：朱子編次要略一書，於每卷之首章，必有數語，發明大指。今其說不可得聞，然如此章集注之說，則要略之所以託始於此者，亦差可窺尋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

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而粟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日百鈞舉，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鳥鵲之任，是亦爲鳥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鄭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

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天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遇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

所往而不爲義也。」（集注云：「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食味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卽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語錄云：「文公因沈問之，曰：『自謂注中因何解不分曉？』謂實字當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無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金氏集注考證云：「履祥按：注中不明者，謂舊說作誠實解也。然今注亦未大分曉，當從語錄之說。」士未可以言而言，白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金氏曰：「此章要略注，尙是舊說。」國藩謹按：此要略注之舊說，今不可詳，恐無卽受爾汝之實一節。金氏所謂舊說作誠實解者也。故備錄集注語錄及金氏之說於右。）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張氏曰：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以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長，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棘麥播種而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倅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其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謂子曰：『不知足而爲腹，我知其不爲資也。』」屬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大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色，天下莫不知其姦也，不知子都之姦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暮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

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一惟心之謂與。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惡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之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楮楨，養其楮棘，則爲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

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

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國藩按：人性皆善，本體也。存心養性，以復其初，工夫也。孟子之言，大抵就本體指點，而示人以致功之方。如文公章道性善者，本體也；藥瞑眩者，工夫也。公都子章，非由外鑠者，本體也；求則得之者，工夫也。異於禽獸章，幾希者，本體也；存之者，工夫也。曹交章，可爲堯舜者，本體也；徐行後長者，工夫也。人皆有不忍章，四端者，本體也；擴充者，工夫也。自此以上十六章，皆可類推，自此以下各章，則歸重工夫一邊。朱子編輯之意，既已不傳，而吾亡友劉君又不可作，竊以意妄測，次第如此。）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王子璧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之，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

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殫人也，我亦人也。殫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殫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惠，死於安樂也。」

（程子曰：「自舜發於畎畝以下，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國澤謹按：孟子之意，欲人明於窮通順逆，乃屈伸自然之常，但處安順者，易以盛滿致吝，處困窮者，易以惕厲致福耳。朱子編此章於要略，首卷章謂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能動忍困橫，以處窮約，正其勉勉以存養本心也。自此以下各章，皆承勉勉以存本

心之意）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齊之爲數小國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齊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荄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

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集注云：「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又云：「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望。禍福之

來，皆其自取。」國藩謹按：此章言不仁者，知覺昏迷，莫燭治亂之幾。朱子編次要略，首卷大指，發明人性本善，或為氣拘物蔽，欲人強恕存心，以復本性。此章稍覺不類，不知何以闌入，始闕疑以俟正焉。）

孟子要略卷二

（國藩謹按：此卷論孝弟之道。）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也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之本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莽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管輅、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謂之大孝。」

萬章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怠；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怨，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比則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

憂富人之所欲，富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聽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娶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威我續，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箴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忼悒。』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爲焉？」金氏曰：「要略自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以下，至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即下接君子可欺以其方，至奚僞焉，皆去

娶妻如之何二節，中去子產一節，履祥妄謂去子產一節，不若去象曰一段，此何止齊東野人之語，幾不可述於君子之口。況帝之妻舜，在其烝又不格姦之後，此語既非事實，尤不當存。要略一書晚年方出，此章去取，似爲一書之玷。國藩謹按：告子綱次此書之意，蓋擇其要者，時時切已體察，而欲凡讀孟子者皆反諸身而體驗之也，不然以孔孟之經，任意去取，顛倒措置，此佔畢庸夫所不爲，而謂朱子之賢爲之耶，卽此章不錄首二節，與子產一段，亦不過妄去繁文，尤便省覽耳，非有所去取於其間也。其存象曰一段，則以見聖人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正欲存此語，以爲處變之法。事之荒怪有無，蓋不足辨。仁山先生之論，似未嘗深究朱子之本意。今刻此書，悉載本章全文，而於首二節及子產一段并乙以識之，以存朱子之舊云。

陶應問曰：「舜爲天子，陶舉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集注云：「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計較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金氏曰：「此章要略注文微不同，而集注爲明徑。」國藩謹按：金氏謂要略注文微不同，不可考矣。所謂集注明徑者，今特錄

於右觀朱子以此章次娶妻章之後，益知其欲窮極人倫之變，以爲處之者之法。設詞愈離奇，處之愈平常，而金氏去取之說，可無致疑已。

萬章問曰：「象曰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任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

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進銳者其退速。」

孟子要略卷二

（國譯謹按：此卷嚴義利之辨。）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讓，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

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

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仁，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也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嗟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得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謂之失其本心。」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士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獵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禽，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邱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國藩謹按：此章亦剖別義利之最嚴者。妾婦之道，阿諛苟容，竊取權勢利也。丈夫之事，直道而行，浩然無累，義也。故朱子編入此卷。）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邱，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說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一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為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

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意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就民，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毫。」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癯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淵，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白「有命」而主癯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爲陳侯秋臣，吾聞親近臣以其所爲主，親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癯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枉軀死者，非正命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高堂數仞，接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聽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國藩謹按：右三章言內重則外自輕，亦死義利之介明，乃能見此。故朱子編入此卷。）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

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讒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宮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者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爲善而已矣」○國藩謹按

此章言謀國之道，雖極危急存亡之秋，而義利之辨，尤不可忽。孟子所稱，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與此同旨。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不則及人，不爲憂矣。」

爲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爲養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國藩謹按：官卑而不能行道，尙能稱職者，則爲義官，尊而不能行道，但知苟祿者，則爲利。凡義利無定，在隨其所居之位，所值之時，而公私枉直，確有不可易之界，易之道，所爲隨時變易，以處中也。孟子七篇，於辭受取與，出處進退之間，所以剖晰義利者，致詳。朱子此卷，采取略盡。昔丁友劉君於丁未戊申之年，質始講求精義之學，搜得朱子此書，宜其躍然而欣慰也。）

孟子要略卷四

(國藩謹按：此卷辨王霸之方，明治道之要。)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鈺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釐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觫也。』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釐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獨國雖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觫也，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之夫子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

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許王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禦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仲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

目與聲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灌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必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眼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於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耨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懼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而仁人在位，罔民爲可之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就死而恐不暇，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

孟子要略 卷四

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降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譽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蹵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者，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後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雖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

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此章朱子原本傳錄至而子爲我願之乎止，以下不錄。國藩按朱子之意，特重在崇王黜伯，妄去後半，尤便省覽耳。竊意此章後半言乘勢待時，而歸重於行仁政，可見聖賢謀國，未嘗不顧時勢，而政之本原，悉依於王道，非同後世雜霸，苟且一切藉口救時者之所爲也。今仍錄本章全文，而於爲我願之乎下，乙以識之，以存朱子之舊。）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贖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孟子曰：「黷亂之明，公輸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獵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之方駸，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鄒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吾臣又當各任其責，自是以惟仁者至，喪無日矣，所以責其君；自詩云：天之方駸，至末，所以責其臣。國藩謹按：孟子七篇，言君道者甚多，而莫要於「修其身而天下平」一語。言臣道者甚多，而莫要於「大人格君心之非」一語。朱子編次此卷，前三章辨王霸之術，不同，第四章言君道，第五章言臣道。此章及下規矩章，兼言君臣之道，爲治之要，相備於此矣。）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

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孟子要略卷五

（國藩謹按：此卷孟子尙論古人，而自言其爲學要領。）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同，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孟子曰：「伯夷且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

孟子要略 卷五

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憚。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褐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說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

一五

於親炙之者乎？

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者。」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入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撻，不目逃，思以一毫挾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發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

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名譽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曰：「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不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壹則動，志也。」今夫騖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入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窮，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

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君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退，伊尹也可以仕不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之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水洊沍余。』洊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

龍而放之沮。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壤宮室以爲汚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汚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平，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纣之滅國者，五九。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號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翟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分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冀夷狄，驅猛獸而百姓甯，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文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

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子閔子淵則具體而微，故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嚮嚮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獷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恨焉者，其爲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嚮嚮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也？爲踴躍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闕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是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

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惡矣。」（國藩謹按：朱子編次此卷，卽近思錄末卷，論聖賢氣象之意，蓋學道而獨得於心，無與晤語，則尙友古人，以發其志趣。若孔子見文於琴，過姬於夢，及論語微子篇中所論列是也。其後如莊周荀卿楊雄王通之書，亦往往抗論古人，評議當世。孟子七篇尤數數稱述先民。朱子此卷采錄凡十二章，予嘗以類求之，有不盡於此卷者，如誦詩讀書記人論世一章，似可冠諸此卷之首。堯舜湯文見知聞知一章，似可殿於此卷之末。而朱子俱不錄，要略一書久已佚亡，其注文不可考矣。而吾友劉君搜得此書，又不及補錄顯幽，遂章而爲之說，遂使末學翹仰無自，徒與孤陋之歎也。悲夫。）

朱子年六十三時，成孟子要略其書今佚，幸此書注中具載其章，入幾卷之幾，他日病愈當依次編成，以復朱子之舊。戊申七月，劉傳瑩題金氏孟子集注考證後。
朱子所編孟子要略一書，原本久佚，傳瑩謹於金仁山先生孟子集注考證內搜出，得復此書之舊。至是書頗未詳見語類自著書門文集答黃直卿管戊申七月之季，陽漢通樂生傳瑩識。